

长篇历史小说

清明上河·春潮

QINGMING SHANGHE · CHUNCHAO

高有鹏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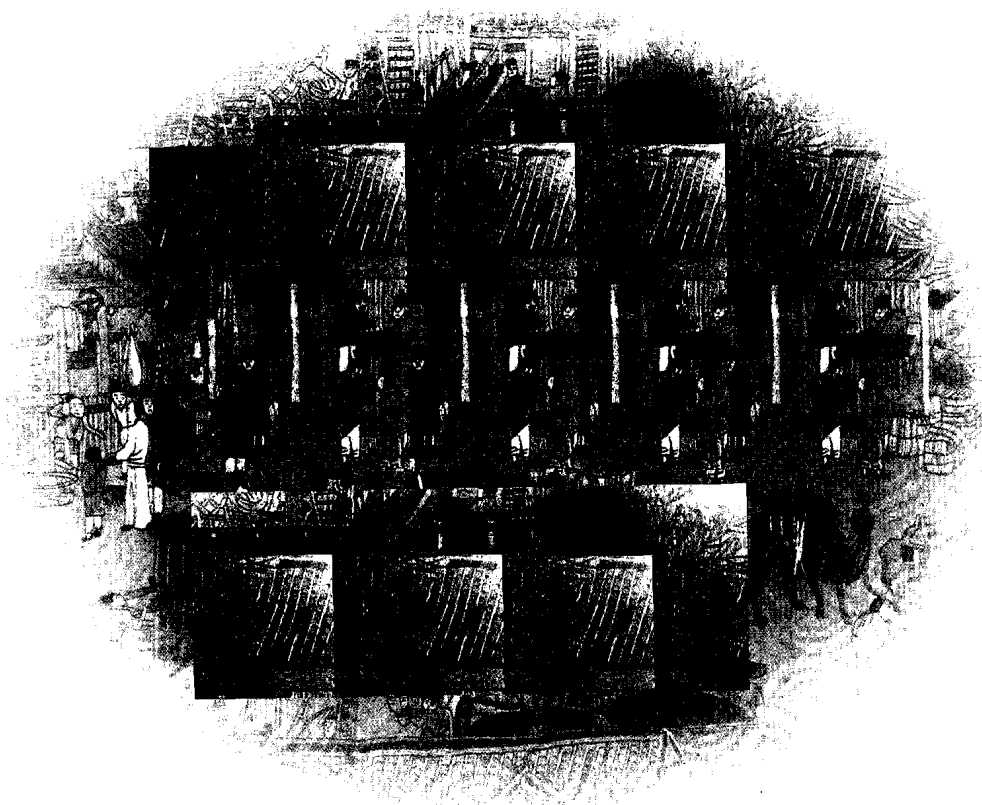
广东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

清明上河·春潮

QINGMING SHANGHE · CHUNCHAO

高有鹏 著

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明上河·春潮 / 高有鹏著. 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10.4
ISBN 978-7-5360-5910-8

I. ①清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23451 号

策划编辑: 张 瑛

责任编辑: 张 瑛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装帧设计: 杨亚丽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金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(广州黄埔区南岗云埔工业区骏丰路 111 号)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

印 张 14.5

字 数 300,000 字

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6,000 册

定 价 3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摩合罗 / 001
- 第二章 菊英缤纷 / 016
- 第三章 汴水东流 / 035
- 第四章 王母八般 / 053
- 第五章 叫卖声声 / 070
- 第六章 调停调停 / 089
- 第七章 凤点头 / 164
- 第八章 云起云落 / 178
- 第九章 涅槃曲 / 200

第一章 摩合罗

才下过几场暴雨，乍洗去多少日子暑气涨起的满怀烦躁，天又变得一片片燥热。汴京城里不时传来挑担人甜瓜、脆瓜、西域胡瓜的叫卖声，高高低低，搔得人耳朵眼儿里痒痒的。满街如云的槐叶上、柳叶上，知了们用尽力气挤出声响。

此刻，潘楼街东宋门外的瓦子，有一个中年汉子东西瞅望着，一手摇着芭蕉叶扇，一手扶着货挑，吸了一口气，放开声喊起悠扬的调儿：“摩——合——罗——咧！”

很快有一群老老少少，如从地皮下陡然生出来，围拢在汉子的货挑旁，指指点点。

汉子越发有了兴趣，放下扇子，搓了搓手掌，从腰里掏出一只明亮的小铜锣，“啐啐啐啐”猛劲敲着，唱着喊道：“今日是乞巧的日子，有哪家要结彩楼，俺便是受鲁班爷爷差遣，来给您增祥添福哩个！看咧耶，瞅咧耶，快来瞧来耶！保您当庭院扎上乞巧楼，请来了天上的众仙家，让您府上享不尽荣华富贵，连当朝的官家都羡慕您！”

说唱罢，又接连敲起铜锣，有板有眼地唱起来，引来越来越多的老少。其中，有一群孩子手执着新绿的荷叶，他们凑过来，扯着那汉子，嚷着道：“可有那董师师董家玉娘董嫂嫂？”

汉子弯下腰，唱了个诺，将一对对摩合罗摆放整齐，挑了一双男女土偶，置于木板上，嘻嘻笑得嘴成一条弯弯的月儿，摇头晃脑，唱诵道：“提起师师董嫂嫂，东京汴梁何人不知谁人不晓？不过，众客官知否？这董家玉娘董师师董嫂嫂她还有一段更奇特的身世哩耶——听我从头到尾说个仔细待您听个清楚明白！”

众人拍起手，纷纷仍过一些碎银子，请他唱一段。

汉子拾掇过银两，不紧不慢地咳嗽了两声后，尖起嗓子唱起来：

董家有女，嗨呀摩合罗！

她称玉娘，嗨呀摩合罗。

那一年秋高马儿肥，

北国夏辽演兵忙耶，

嗨呀嗨，摩合罗嗨呀摩合罗！

大名府呀，嗨呀摩合罗，

它出了个出了个能文会武能说会唱的刘大哥。

摩合罗嗨呀摩合罗刘呀刘大哥！
刘大哥他娶了董玉娘，
如花似玉的女娇娥。
嗨呀嗨，摩合罗伊呀摩合罗！
有一天，天正好，
刘大哥去东京城里来卖药，
谁曾想耶——嗨呀嗨隔壁堂兄，
他他他他，他借引火到家来，
勾引那水灵灵娇滴滴的董嫂嫂！

汉子不知何时抽出一柄拨浪鼓，一手摇着鼓，一手用小臂挎了锣，自个儿敲着唱着。

孩子们合着汉子的节拍，待汉子唱到“嗨呀摩合罗”“嗨呀嗨，摩合罗伊呀摩合罗”时，他们一齐和着唱起来。

围聚拢的人越来越多，汉子唱得更加起劲。

这时，一个仆人模样打扮的少年，迈着方正的步子，缓缓向这人群走来。他侧耳听了一番，不明白是什么故事，悄悄向一位老者打听。老者笑着打量他一番，说：“你是装扮的小厮吧？想必是哪家的公子，偷着出来找寻欢乐！连这都不知道，该是你家大人……”

少年塞给老者一点银两，压低声说：“老人家，我是随老爷才来到汴梁，真是偷着出来找寻欢乐的。莫吱声，切莫声张。”

老人点了点头，悄声告诉少年，说这汉子在耍摩合罗。故事讲的是大名府刘林，在京城开办生药铺，回家听说妻子董玉娘受堂兄刘丰调戏，非常烦恼。刘林一气之下，离开家乡，要去投军，路遇大雨，在五道将军庙中避雨时，染疾甚重，恰遇一个挑担叫卖摩合罗的人。刘林自感病危，托卖摩合罗的人带信给董玉娘，请她找人来破庙中收尸。卖摩合罗的人问路，正遇到刘丰，刘丰支开他，欺骗董玉娘，想趁机霸占她，董玉娘不从。刘丰赶到五道将军庙，妄想杀害刘林，却不见刘林身影。原来，刘林被人所救，不知流浪何处。刘丰偷了一具死尸，说是刘林，并要挟董玉娘，称董玉娘毒死丈夫，二人打起官司。刘丰买通官府，错判董玉娘；后经大名府尹复审，查找证人，通过董玉娘家藏的摩合罗找到了卖主。原来卖摩合罗的人多留了个心眼，把摩合罗放在董玉娘家，防备刘丰起歹意，自己好作证人。摩合罗的底部印制有制作者姓名和地址。真相大白，大名府尹严惩刘丰，奖励了卖摩合罗的人；董玉娘四处寻夫，流落京师，多少年后终于如愿与丈夫团圆。董玉娘名噪京师，受人称赞。

少年频频点首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世间有这等好女子，合该是大宋当兴，是父皇所积厚德。天助我大宋。”

老者为少年讲完故事，自个儿又去听那汉子唱，随着锣鼓节拍，摇头晃脑，笑个不停，全然忘了这少年。

第一章 摩合罗

少年听汉子他们唱着，渐渐沉浸在他们的欢乐之中。

天色将晚，早有人将卖摩合罗的人请走。原来，每到七夕乞巧之时，无论是富贵或平凡人家，总有人喜欢这土塑的摩合罗，在庭院里装点成乞巧楼，放上这或红纱碧笼，或饰金涂玉，雕上木栏座的摩合罗。还有那花瓜、酒炙、笔砚、针线。有儿童裁诗，女郎呈巧，妇女穿针，满庭欢乐。如今，摩合罗越做越精美，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人物，有才子佳人，有神仙帝王，还有那历朝的将相圣贤；价钱最多时，有一对值上数千钱的。

宫廷中阴云笼罩，整日死气沉沉，少年从未见得到这摩合罗。今年是癸亥年，赶上闰六月，朝中接连不断有老臣逝去，谣言四起；自去年永乐城被夏人攻陷，给事中徐禧等人战死，父皇听到此消息，悲愤不食；朝廷上下，哪有半点欢乐！

少年立定时，见夜幕降临，环顾四周，人影稀疏，不觉心头猛一颤。正在惘然，他忽然听道一阵响亮而急切的喊声：

“延安郡王！”

“延安郡王！”

不知何时，少年的身旁跪伏下几个人，他们围拢在他周围，低声乞求他快回宫中。

少年知道，这是皇城司的人。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在心中说：我这名字是个傭字，本是个庸人，而我想做个庸人、做个自由自在的平常人，却是这等艰难！

又想，父皇去年大病初愈，至今并不见有大有好转，自己却不能为父皇分忧，此番，恐怕又会惹得父皇生气，自己实在连庸人也不如。

两滴晶莹的泪，浸透着四周的灯火，浸透来自四面八方的风，滚落在他的面颊上。他仰望满天的星斗，想寻找天河畔那几颗多情的星，却看见一道道流星闪过。

啊！他心头又猛地一颤。

天河静静地布在当空，织女星、牵牛星、梭子星、扁担星，闪烁着古老的传说。又一群流星闪过，如奔腾的河流。

赵傭泪流满面，沉思片刻，他让脚下的人站起，随他们一同走向皇城。

摩合罗。

他在心中念叨着。这该是佛经中的那魔合乐？自父皇生病后，日益令人不安；曾有人讲道，抄写佛经即可为父皇求得平安，今晚回得宫中，一定要多抄一些。愿父皇龙体安康！

忽然，他在夜色中看见一个巨大的身影，屏气偃息，努力辨认，才看清是父皇；再看时，又看到父皇身后有一尊更为高大的身影，犹如一只顶天立地、正傲然长啸的银凤。他仰起头，却只见那只银凤越发高大，银凤的背后是一团团的白云，隐隐约约能瞅见好像是司马光、王安石、苏轼、王珪和赵顼他们。

随从们看见赵傭发呆，一齐望空中望去，什么也看不到。有人连着轻声唤了“延安郡王”，赵傭才醒过神来；他揉了揉双眼，再望空中，唯有满天繁星，无声

无息。

那只银凤分明就是高皇太后！夜风送来阵阵瓦肆里的丝弦鼓乐声，他仿佛听到空中正飘荡着一曲《曹门谣》：

曹门好，
有好好；
曹门高，
有高高。

风吹来吹去，搅得这歌声如游丝，在夜色中悠悠荡荡。赵傭的心时而温暖，时而紧缩，不觉放慢了脚步；随从们小心翼翼，谁也不敢乱说一句，恐怕惊吓了这位面清目秀、满脸忧愁的延安郡王。

赵傭的心随风飘荡，渐渐飞向那只银凤；是啊，那明亮的丹目，那端庄而肃穆的仪容，就是高太后。风又送来那“曹门好”的歌声；他分明望见一个径约二尺的“美”字。他知道，这个“美”字是当年的曹太后所书。

忽而，这“美”字越来越大，化作一座巨大的宫殿，里面一片片灯火辉煌！那辉煌的灯光里，并立着曹太皇太后和高皇太后，她们面色红润，被凤冠霞帔衬托得美如天仙。

天上的星斗被黑压压的云挟裹而去，空中弥漫起细雨，弥漫着恐慌和烦躁。

赵傭感到一阵晕，脚下一软，扑进无边无际的黑暗。

“你，你知道这般危害吗？朕的儿……”

赵项怒气冲冲，狠狠地将头扭向一旁，背对着赵傭，哆嗦着说：“孩儿，朕的小小官家儿呀，皇父知道你想走出这大内，去看朕的大宋江山有多大，可你就不懂得这这这这……”一阵咳嗽，憋得他满脸通红，明亮的额头沁出一层汗珠。有宫侍轻轻上前，要为他擦去冷汗，被他推开。

高太后缓缓上前，扶着赵项坐下，然后，用衣袖揩去他额头上的汗水，转过身来，扶起跪在地上俯首哭泣不停的赵傭。

赵傭扑进她的怀中，仰起脸，可怜兮兮地说：“太后，父皇为我私出宫禁，生下这么大的气，龙体更消瘦，我不知如何，才能赎罪。皇太后，皇奶奶，好祖母，请您劝劝我的父皇别再为我生气。好吗？”

高太后望着赵傭晶亮的泪眼，扬了扬手，强装着笑容，拍了拍赵傭，说：“快去歇息吧，你的父皇是为你好。私出宫禁，该有多危险。北国的奸细在这东京城里住了几辈子了，他们捉了你去，咱大宋又该折去多少将士啊。以后可要记住，再不能私出宫禁，有时间好好读些经书，多想想富民强国的道理。好孙儿，你懂得替父分忧，你的父皇会谅解你的。”

说罢，她笑着将脸转向赵项；等了半天，赵项长叹了一口气，轻轻扬起手，示意赵傭可以离去。

“谢父皇！谢太后！”

赵傭缓缓退出寝宫，向众人请了安好，如梦中一般。

“我儿，您也该歇息了。”

高太后在向皇后一等人的搀扶下，离开寝宫，万般愁绪牵动满目泪泉涌动，她咬了咬牙，挺起胸膛，昂首向门外走去。

赵项起身相送，嘴里苦涩如胶一般粘住牙齿，许久说不出话来。

许久，向皇后来到他身边，他才宁下神。

“皇上，臣以为朱妃应早日加冕。延安郡王就要出阁，迟早会看重此事的。”向皇后依偎在他的胸前，悄声说道。

赵项拥着向皇后，喃喃说道：“皇后，朕又何尝不知这些！只是朱妃出身不合后仪，她的母亲是改嫁朱氏，且她自小寄养于任廷和家中；有许多事情做来太不方便。还是再等一些时日，看看再说吧。自去年陈氏封为才人，朱氏从昭容升为贤妃，今年正月佖儿有名，再有几日，林氏当为美人，大家都该高兴才是，怎能因些微不如意而愁眉不展呢？”

向皇后知道他的话牵动了皇帝的心绪，不禁懊悔，责怪自个不停。她明白，赵傭来得太不容易了！在这之前，治平三年，自己因故相向敏中孙女身份为颖王赵项所纳，封为安国夫人，当年颖王封为皇太子，翌年即位，自己立为皇后，这么多年却没有为皇上生下一个儿男。这么多年来，风风雨雨中，最令人痛心的是长子成王赵佖、次子惠王赵谨、三子唐哀献王赵俊、四子褒王赵伸、五子冀王赵侗，他们都是小小年纪就走了；如今，诸皇子中只有傭儿最大。皇上因此痛哭过几回！想皇上弟兄四人，有弟歧王赵顼、润王赵颜、嘉王赵顼。赵颜较为木讷，显得平实，赵顼、赵顼都天资不凡。尤其是赵顼，画得一手好墨竹，能工飞白，善骑射，著一部《普惠集效方》，却身体羸弱，虽然近日有所好转，仍弱不禁风。兄弟四人，天各一方，心不在一处，眼下看赵顼心事最重，常有动静。当年赵项即位，他以避嫌为名请居外，皇上未得同意，其实他更多的是貌合神离。前些天，皇上多饮了几杯酒，竟在后宫中痛哭流涕，大喊“好孤寒”，当指此吧。

她安排宫娥们侍候好皇上，特意嘱托他们谁也不许惊动皇上，慢慢离开榻前。帷幔外，她望见赵项像个淘气后受罚的孩子，满脸委屈地睡去，发出一阵阵鼾声，一阵紧，一阵缓。

待她正要退去，忽然鼾声停下；赵项急声唤道：“皇后侍朕！”

转过身来时，赵项已经坐起。他脸色是那样苍白，紧抓住向皇后的手说：“别走，皇后，圣人，别走，朕刚才梦见自己掉进冰窟，是皇后把朕拉上来。皇后，圣人陪朕多说一些知己的话。”

他握紧向皇后的手，顿了两顿，用手指在她的手心里写着“王安石”“司马光”，写了一遍又一遍。不觉抬望眼，他的心飞向远方。在心里边他对自己讲，没有王安石，大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是不会改变的。如今，司马光他们在洛阳城里做耆英会，整日吟诗作赋，王安石他在金陵地可安好？屈指算来，元丰三年，他进封为荆国公

时是六十岁，至今是元丰六年，他已是六十有三——我的王荆公，朕待你是不薄的啊，你还能回到朝中，做我的臂膀吗？我的王荆公！钟山巍巍，那里你该是在借天地之气正积蕴雄风吧！

他的心又飞荡在洛水边、伊水畔的司马光府第宅院中，他好像看见一群老态龙钟的人正趴在地上；而天空，正翱翔着一群鹰。

宫外又一阵风悄悄飞进，冲淡了许多令人眩晕的檀香。这些风刚吻罢官苑中的花叶，满带着纯净的凉爽，轻轻抚摸着赵顼，让元丰皇帝感到无限的惬意，心里痒痒的，酥酥的。风儿在宫内飞舞着，如袖的花束尽情飘荡；他看见有无数张妩媚的脸庞涌来，化作朵朵娇妍的玫瑰、玉兰、芙蓉、牡丹，簇拥着他飘然走出宫门。仰望夜空，万里如锦，他不觉感到自己正在飞起，飞向漫天的锦绣之中。

他看清了，那一盏盏灯在移动，有无数婀娜少女挑着灯盏向他笑着，笑得那样甜蜜。这该是天宫吧？这无数的灯盏，不就是往日夜空中那闪亮的繁星吗？

他看清了，成群的仙人在奔忙着，来来往往。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；四周隐隐约约地布满了巍峨的宫殿，所有的妖娆都在涌动，溢满他的周身。再看去，面前是滚动着晶莹的珍珠玛瑙的大海，那是海涛中挺拔的南天门，那是清冷寂静的北极殿，那是高耸的建木，那是建章宫、玉堂、璧门，金光闪闪的匾额上镌刻着“熙宁”、“元丰”。啊，我的天国啊，到处都是我大宋的光辉！

他的胸膛里涌动着雷霆，他的脚步更加轻盈、矫健，信步向远方一片片灯火走去。前面是紫微宫，玉皇大帝、紫微星群、二十八宿，成群的龙、凤、麒麟、神龟和各色锦丽的鸟，正排成队列在欢迎自己。旌旗如冲天的巨木，金鼓如雄伟的大山！他低头望见脚下，到处都刻着“熙宁”、“元丰”；抬头望时，头顶上也到处刻着“熙宁”、“元丰”。忽然，一切都消失了，他看见自己正站在一片贫瘠的山梁上，一个面目清秀的儿童骑在牛背上吹着横笛，那声音如沙石在翻滚，吹得他心里又酸又冷。那牧童和牛远逝了，迎面来了一群面目异常模糊的人，他们的身子艰难地蠕动着，背负着黑黑的包裹；他觉得这些人好像是自己的祖先，从他们的身影上可以辨出，那是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、仁宗，还有父亲英宗！他们无声无息，毫不理会自己，只顾艰难地向前走着。他感到有点累，胸口发闷，眼前一片昏暗；俄而，他发现自己正站在一朵云上端，俯首望去，可以清晰地看到从东华门到西华门之间，大内分为南北两大片：那是宣德门内的大庆殿，前有大庆门，两侧有左右日精门、左右太和门，再后是端拱门；那是文德殿，前有端礼门、文德殿门，文德殿门内又有钟鼓楼和左右嘉福门，文德殿左右有上阁门，殿后有后阁；那是东府^①和西府^②，还有门下省、中书省、国事院；那是左右掖门、长庆门、嘉肃门、银台门，那里的集贤馆、昭文馆、史馆新设了秘书省，藏着千万卷图书；那是紫宸殿、垂拱殿、皇仪殿、集英殿、紫云楼；紫宸殿北是历代皇帝日理万机的崇政殿，殿东西有侍臣讲读的延义阁、迺英阁，崇政殿后有延和殿、景福殿。景福殿顶上放着道道银亮的光，光亮中是自己曾写下的两首诗，他喃喃吟道：

① 东府：政事堂，“榜曰中书，为宰相治事之所。”

② 西府：枢密院。

五季失图，
猷狁孔炽；
艺祖造邦，
思有惩艾；
爰设内库，
基以募士；
曾孙保之，
敢忘厥志！

每虔夕惕心，
妄意遵遗业；
顾予不武资，
何日成戎捷！

那是正寝福宁殿，东西有左右昭庆门，那是柔仪殿、钦明殿、睿思殿，福宁殿的东西有庆寿宫和宝慈宫，福宁殿后是坤宁宫；那是龙图阁、天章阁、宝文阁，那是延福宫，那是凝晖殿，那是皇城司，那是天文院，那是后苑，池中万朵莲花正开得旺盛……

再往外看，南有朱雀门、保康门、新门，北有景龙门、安远门、天波门，东有宋门、曹门，西有郑门、阊阖门，五丈河、金水河、汴河、蔡河如龙贯穿城内外，满城都是绿树，满河都是碧波！

再往更远处看，朦胧中是一片片干枯的芦苇正在萧瑟中颤抖着。他不敢再看，怕看见那流淌着血的河水。忽然，他看到迎面正扑来一只巨大的周身放射着黑亮的光芒的雄鹰，正闪亮着逼人的眼光，张着血盆大口，伸起如钩的利爪，向自己扑来！

他大叫一声，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向皇后望着黄得让人发冷的帷幔，心头一阵阵发紧；周围的宫娥、侍从们都退下，没有一声气息；檀香袅袅，弥漫在宫中。

她的眼前恍惚起来。一会儿她看见烛影中闪亮出洛阳夹马营，红光满庭，香气扑鼻；一会儿她看见陈桥驿，黄袍被风吹起，罩得满世界都是杏黄；一会儿她看见雪夜里上演的神戏，烛光中斧影晃动后，那殿外雪地上开放着红得狰狞的梅花……

她想睁开双眼，可是怎么也睁不开；她只觉得自己正在蜕变成一只华丽的鸟，浑身的服饰都变成了耀眼的羽毛。

她多想展动翅膀，却感到周身疼痛难忍，那些羽毛掉落满地，自己正赤身裸体地暴露在一片旷野中。她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，也不知道应该往哪儿走去，漫天遍野都是苍白的云在翻滚！她想哭，说不出自己有多少委屈，但她明白，自己是皇后，要时时刻刻都立正自身，不能有半点失态，这样才能母仪天下。远处涌来斑驳的狗群；那些狗的眼睛放出一道道绚丽多彩的光芒，鞭打着苍老的土地！她看到有

些狗是多么可爱，感到无限的温馨，而有些狗则是那样令人憎恶，令她感到脊背发凉，甚至想呕吐。继而，这狗群渐渐分成两列，它们对峙着；在狗群中渐渐生出丛林般的旌旗；狗群变成了人群，人群又变成了狗群，就这样来回变着。她不明白，这世界如何会成这种样子。狗们在她面前伏卧下，一个个恭恭敬敬；她细数着，嘴里不觉却念叨出身边的朝臣的名字。

这是狗的世界！

她把牙关咬得更紧，怒视着狗们。

她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听到的一个故事：传说很久以前，人们有吃不完的粮食；粮食却是生在高大的树上，一年四季不停地生长，供人们尽情享受那甘美芬芳的果实。于是，人们渐渐忘却了劳动，一代又一代，不会耕作，不会渔猎，整天坐在树下懒洋洋地吹牛，相互间打情骂俏。一天天过去了，人的手和脚越来越短小，只有嘴巴和肚皮越来越大。有一天，上天一位天神到人间巡察，看到人变得如此丑陋懒惰，非常生气；更让他生气的是，一个妇女用精美的面饼为孩子擦屁股。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回到天上，急令天上的兵将把人间的粮食全部毁光。是狗得到消息，恳请天神为它留一份粮食，人与狗才共享在草丛中散佚殆尽的粮食。从那时起，人格外敬重狗，在春三月里敬祀传说中的狗皇。狗皇就是狗龙，也叫龙狗，成了至尊的人祖。再到后来，她读了诗书，才知道这龙狗就是经籍中的伏羲。

她想，是啊，狗们为了争得一块带肉的骨头，在荒野中等待着、寻找着、奔波着，相互咬个不停；这和人间又有多少区别？

她顿时明白了一种道理：人是不如狗的。至少狗仅仅是相互撕咬，但狗是不吃狗的血肉的，而人则什么都吃包括自己的朋友，甚至自己的儿女。还有，狗们不要任何遮掩，是自己的主人就摇头摆尾，显示友好，而遇到生疏或敌对的人，它就要吠叫或撕咬。

忽然，她觉得自己脸上一阵灼热；她不禁责怪自己：身为皇后当以贤正母仪天下，怎能有这样的心境呢？

过了几天，赵顼心里舒畅了许多，朝臣们劝他多保重身体，再歇息几天。他并不在意，在福宁殿前的场地上有空闲时，就要几通棍棒和刀枪，或叫来赵顼，两人对练几番拳脚。赵顼故意让着他，每次都先败下阵来，惹得他非常不高兴；他想说上几句，却见赵顼满脸心事，一双眼睛躲躲闪闪，就不好再讲什么。他想，歧王到底在想什么呢？于是，他着人让皇城司里的密探查一下，最近歧王和几个重臣的家中有没有什么动静。原来，歧王和鸿胪寺的一个人有牵连，合伙与来远驿、怀远驿、同文馆的官吏，暗中同外人做生意。据人讲，辽国的使臣来收购书籍，竟连大臣议论边关军戎事宜的雕版文字都被弄走，其中，歧王有染。

转眼就是中秋，赵顼在福宁殿邀来赵顼赏月。两人半日都无语，呷些酒，细细品味，相互间都能听到对方的喘息声。

圆圆的月亮升上南天，银白色的月辉把周围照耀得朦朦胧胧。

赵顼哭出了声，继续端起酒杯往嘴中灌个不停。赵顼抓住他的手，另一只手轻

轻拍打着他的肩头，悄声说：“贤弟，润王出家五台山你知道吗？嘉王走了，只有你我兄弟两人。嘉王，我原想着他和你两人能成为我的左右臂，他学润王不辞而别，不知今在何方，抛下我兄弟！歧王，你还记得，记得当年老太后和赵普当着艺祖的面，太后问艺祖所以得天下的话吗？”

赵顼猛一惊颤，手中的酒杯摔在地上，恰好摔成两半。他迅速跪下，伏在地上对赵顼急喘喘地说：“皇上，若您觉得歧王有贰臣之心，请赐歧王自尽！”

赵顼上前双手把他扶起，温和地说：“贤弟，你想到了哪儿？你把朕看成了什么人？”

赵顼仍然颤巍巍地对他说：“那该是斧影烛光之外的话题？”

赵顼哈哈大笑，转而沉下脸，厉声说道：“烛光斧影^①，斧影烛光。都是在捕风捉影！什么太后与赵普共逼艺祖由兄传弟？那都是一派胡言！根本就没有烛光斧影的事。这些居心不良的人，他们居心叵测，惟恐我大宋江山崛起，总是变着法子为我祖上泼污。贤弟，事实是昭宪太后这样讲：因有兄弟共谋大业，周世宗即使有长子，江山也会是赵家的。史官们故意颠倒是非，编造了斧光烛影的谎言，实在可恶。兄弟，且坐下。”

两人相互审视着，努力辨认着对方脸上的真实表情。等了片刻，赵顼向前探了探身，满脸诡秘地说：“贤弟，如实对朕讲，府中的开支，是否紧了一些？”

赵顼不解地嘟哝着说：“没有的事啊。”

赵顼点了点头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若没有那就是万般的好。”紧接着，他趴在赵顼脸旁，对着耳朵说：“边关吃紧，朕让你假造一些朝廷群臣议论边防的雕版，惑其视听。你以为如何？”

赵顼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让臣慢慢来运作吧。不过，卿倒是听说，最近有不少外人在皇城内外出入。”

“好！”赵顼拍案叫道。“朕给他来一个以讹传讹。贤弟，朕我还有几件事，要详细对你讲，来，我们进密室中谈。”

赵顼的事，赵顼渐渐清理出许多，有些是真，有些是假，但对这个自命不凡的歧王泼些冷水，则是很有必要的。自从中秋之夜敲打了他之后，有很长时间他没有再到处撺掇，颇镇住他的威风。但是，烛光斧影的事是绝不能再发生的！

这天，崇政殿里没有太多的要紧事，也可能是朝臣们理解、体谅赵顼，都没有太重要的问题提出。赵顼用罢晚餐，照例去睿思殿读一些诗书。这是他自小就养成的习惯。高太后着人来提醒他，要注意龙体不要过于疲惫，他笑了笑，不以为然。他想起了嘉祐^②年间自己在东宫学习时，常有内侍提醒自己不要废寝忘食，自己却说“听读方乐，岂觉饥耶”，以致令英宗皇帝强令侍臣阻挡自己读书。甚至有内侍讲，颢王你也不必参加科考，何必以此折磨自个？

① 烛光斧影：典故。这是历史上的“烛光斧影”之谜。这个谜版本颇多。其共同处都是宋太宗赵光义谋杀了兄长赵匡胤篡位。

② 嘉祐：宋仁宗的第九个、也是最后一个年号，北宋使用这个年号共8年。

他仰脸闭目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少年时代的东宫讲习生活，令他浮想联翩。他想起自己最喜欢的两本书，一是《孟子》，一是《韩非子》。有朝臣常在面前提及当年赵普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的话时，自己都从心里面讨厌。记得有一年的秋天，自己拿出抄写的《韩非子》让人校对，被侍读孙永看见后，叱为“韩非险薄”。这些迂人！至今东宫的侍读还是这样吗？经史子集和六艺固然重要，而又如何仅仅用这些东西去治国，去强兵，去富民呢？赵傭已大，若有暇，一定要让他多读些这经史子集和六艺之外的书。上一次，傭儿不知怎的竟混出皇宫，去那市井俚俗处玩耍了半天，让宫中吓得成了什么，还是皇城司的人把他找了回来。这个孩子倒颇像自己小时候的风范，爱读书，爱思索；猛然，他想起了自己和韩维失散，自己在巷陌间流浪的往事，绿莲儿、红莲儿她们的脸庞又浮现在眼前。

想到这里，赵项的心不禁充满酸楚，泪水不觉纵横满脸。继而，他又想起了自己当年的父皇英宗，傭儿和英宗的长相是那么像！英宗也是从小就爱学的人，服御俭素，尤重《宗室六箴》，把“视、听、好、学、进德、崇俭”作为座右铭。父皇英宗而立始即位，提出“积弊甚众，何以裁救”，重用富弼、文彦博等人，可惜的是他英年早逝！记得那年父皇和太后交了一些口角，英宗出言不逊，伤得太后涕泪交加，向朝臣们哭诉，说不尽的委屈；而那时，仁宗无子，英宗的地位若被太后撤去，当是易如反掌；是当时的记室参军、直集贤院韩维及时劝说自己，调和了父皇和太后之间的矛盾。

此时，他在心中喊道：韩维，韩参军，朕的韩参军啊，朕的父皇和朕，都衷心感谢您啊！没有您，哪有父皇对我赵项的礼遇有加？还有监察御史里行宋庠、宰相韩琦，您几位忠烈衷心保我大宋，才让英宗的事业在我辈中兴。尤其是韩参军，若没有您的推荐，朕怎么能得到九天所赐王安石呢？您可知道，朕寻找王安石这样的人寻找了多少日啊！朕的好参军。

王荆公，你在钟山耕读，近来可好吗？

想到这里，他不觉又一阵心悸。他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，将思绪转向歧王和延安郡王。他在心中一遍遍念着“延安郡王”。

歧王，延安郡王，你两人相差太大了。若歧王为政，天下必祸患无穷；延安郡王，你有英宗之风，皇儿，父皇盼着你快些长大，父皇也冀望你来日访贤，也能遇到今日王安石这样的能臣，振兴我大宋家邦！

王荆公！

王安石！

王介甫！

普天之下，能有几人胜得你这位敢称“三不足畏”的人？朕日夜都在思念着你啊……

赵项来回踱着步，正在思索着来日如何能调和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芥蒂，让两人共同辅佐大宋的社稷。

忽然，窗外一个人影猛地晃动一下，停留下来，就要破窗而入。赵项闪身躲在

一旁，急中生智，脚蹬几案，跃身攀缘向上梁，屏住气息，蹲在梁上。窗外有大内的拳师、镖师涌来，打闹成一团，御林军很快围住，只半刻便把刺客捉获。押进屋内看时，只见一个婀娜多姿的姑娘，满身锦索扣，显得异常利索，正怒目而视；再细看时，那眼珠是灰蓝色！

赵项飞身跳下，仔细打量着她，感到很奇怪，让人为她松绑。她从怀中掏出一张羊皮，跪在地上呈给赵项，呜咽着说：“我母为胡人，我父本汉人。我父已战死，我母不知去处。我父临死前嘱我将此交付赵官家，而我几番求见，都被你们阻挡。无奈，始夜半私闯宫禁。此图事关军机，请皇上尽快处理，早退西夏！”

羊皮上画满了西夏军的兵力部署，一旁有数行字，模模糊糊，依稀可辨，写着大意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、速兵分数路剿灭西夏军字样。赵项命人把这女子带去，为她添置些衣妆，听候奖赏。许多人不解赵项的意思，快快去了。

内侍们请赵项尽快歇息，赵项拂袖而去，恨恨地说：“全都是没有用的东西。”

羊皮图的事折磨着赵项。

在之前，他对西夏军犯边的事略有所闻，西夏要夺去兰州，派遣的敌探被当地的民间百姓生擒，交地方官惩治，而地方官却以灵武之役宋兵惨败而恐再冒犯西夏，竟放还敌探，把擒拿敌探的百姓罚铜罚票。此事有人上报至蒲宗孟府，这位尚书左丞压住不呈。这官衙太多，太繁，太琐，自元丰三年实行改制，将省、台、寺、监所有领空名省罢去，易之以阶，收效却甚微。

他真想痛哭一场！

几个孩子接连失去，让他想起了当年救孤的晋国大夫程婴。前些日子，已派员至山西绛州为程婴立祠，尊其为成信侯，尊公孙杵臼为忠智侯。

而今，司马光居洛阳、王安石居钟山，又有谁能佑我大宋朝！难道这真正如一句谶言：钟落？

赵氏孤儿，孤儿寡母，苍天可佑我？

赵项颓倒在地，被内侍们抬去；他不愿睁开眼，看见天看见地看见人他心里都难受得苦不堪言！他昏昏沉沉地睡去，犹如在波涛中穿行。过殿阶、进宫帙和置放在榻上时，他都感觉到，但他较劲似的不愿睁开眼——他的心脏一阵疼似一阵，如千万把剪刀在横竖乱剪着。他强忍着疼痛，紧咬着牙关。

那送羊皮图的女子的面庞又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他尽力将她赶走，面前一会儿是一望无际的沙海，一会儿是汹涌澎湃的浪涛。他听见远处有许多人在唤他，高一声，低一声，这呼唤声很快被浑浊的浪涛所淹没；他挣扎着，奋力向前游去，越游越有劲，那远处闪着金光，隐隐从那四射的光芒中可以看到是一卷卷佛经，在佛经上坐的不是菩萨，而是傭儿。

他用尽力气喊着：“傭儿！我的傭儿！”

过了暑热天，就要休完朝假，赵项带着向皇后和赵傭几个人，出了新郑门，来到琼林苑西青城处。只见苑内林木冲天，地面上零散分布着几处亭榭，几只白色的水鸟在池旁数着新绿。赵项手扯着赵傭，静坐在池边石凳上，命内侍等人走远。向

皇后随着内俐门走向一边，到苑内别处去游览。

水面上凉风习习，荷叶正是浓绿，莲蓬伸出头脸来望着四周，引来一群群蜻蜓和蝴蝶。

赵顼端详着赵傭，越看越觉得他很清秀，把他往身边拉过来，说：“官家儿，你能在石桌上给朕写上两个字吗？”

赵傭点了点头，挽起袖卷，先写了一个“国”字，又写了一个“三”字。

赵顼心中高兴万分。前些天，在睿思殿中他常想到一个问题：人所思必有所形。不经意时，他看到前几辈官家的押字，心绪扯起，成一条长长的线。太祖原押很像一个“亏”字和一个“之”字；太宗原押“亓”，很像一个“天下有二人”；真宗原押一个“〇”，像一个圆圆的圈儿；仁宗则押一个“白”，像是一个“日头上边竖起一杆旗”；英宗的押字是“匚”字。在那些朝臣中，也有许多押字。如司马光的押字，是一个“万”，王安石的押字是一个“石”。这些人呈上的文书，常常只押字符而不书名。官吏行公文，既要正楷书名，又要花押，不花押是无效的，分而判押则人称为“轮笔”。在“轮笔”时，官分大小，官位越高，越是排在后面署名花押。宰相几人，在押字上多是写一个“臣”字后再画一个押字的号。仁宗时有个钱惟演，从枢密使任使相，常言最大愿望是“使得于黄纸尽处押一字足矣”，他做梦都在想成为真宰相。

押字，押字，各选一形，标志心迹。这中间难道真有很多说不明道不白的事吗？

忽然，他想到有一次自己做梦时的情形：自己遇见明月下松石旁，和如今此刻的情景极似，也是自己和傭儿在一起，有一白胡须白衣衫的老者，指着前前后后密密麻麻写满押字的纸状说：“此乃各有心迹也。”

何为各种心迹？

仔细看时，真能看得到许多种道理。如太祖所押字，如同一个“亏”和一个“之”，是否意为“亏之”？亏在何处？亏在黄袍加身，欺人孤儿寡母？太宗所押字是“天下二人”，是何意？是指天下出一家兄弟两个皇帝？还是指出孔子语的天下靠仁字来立国？或是指苍天之下兄弟二人共持朝纲等意？真宗是一个“〇”，“〇”是功德圆满？还是澶渊之盟，南北休兵，万事终结？仁宗是一个“白”字，是向苍天表白自己无愧？还是感叹这岁月太短太短——日即岁月矣！英宗押字“匚”，是否是感叹国中乏力？那司马光的押字似光非光，是否是不与王安石合力辅我大宋，意为亏了天良？那王安石的押字，写成了一个“石”字，是否意味着志在变革，意如磐石？

想到此刻，他便问赵傭：“官家儿，你说你这两字为何意？”

其实，一看到这两个字，他马上就想到了两种意思：一是国分三立，宋、夏、辽；一是国中有三种人，一种为太后、司马光者，痛恨新法，一种为王安石者，坚信新法，还有一种是隐士。

赵傭挺胸昂首，遥望远天，用清脆嘹亮的声音答道：“此国者，乃为三策，儿之志也！国者，或为疆域，四面相扰，儿心中甚为不安；三者，乃是救得局势的三策。”

“我儿细说，详说！”

赵頊喜出望外，眼里放出光芒来。

赵傭并不惊慌，用更加坚定的语气说道：“三策为天地人，即三才。天，是告慰上天，敬祀先祖，祖宗之法之训不必尽信，岂可尽废？若尽守，则天下越来越弱，四方蕃夷会越来越轻我大宋，要拓疆，立新，称强，才对得起苍天，才告慰祖宗。地，是抚慰黎民。新法施展以来，扰民甚多；但土地若不开采，如何收获？今有人言新法之过时必称扰民，是大误国也。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，亦是古之训也。若立新法，处处尽使黎民心满意得，乃天地间之梦想！想我大宋，冗官、冗兵、冗役，才是真扰民。若真用王介甫之法以治天下，民不必相强扰，而国必强、邦必安。父皇，儿总想，处处以民为口者，绝非真爱黎民。看那献《流民图》的郑侠，原是个讨好司马光、出卖王安石，是个没有良心的人。看那司马光，言必称安民，居在西京，有独乐园，是自个儿享乐，如何不名乐民园？再看那王安石，居于江宁，连墙垣都没有，身居乡野，还想着为朝廷节俭，是真节俭。更何况他本人从未用过歌妓做家宴。此等真君子，世间有几人？一个个都是喊安民喊爱民，从未有一人替朝廷想方设法治民、富民、强民、教民——只有王安石不是那口是心非的人。才者，得天地万物之俊才，才是安邦定国的最上策。有真才，有庸才，有治国强邦之才，有祸国殃民之才；才当别类，分以任用。父皇重用王安石，新法才是熙丰物阜年丰的基石，若只用司马光辈，天下一片因循守旧，如何有不拘一格擢用英才的兴盛局面？父皇，国兴、民强，若只求相安无事，绝不可行！”

说罢，他用异常自信的眼光望着赵頊。

赵頊一把把赵傭紧抱在怀中，眼角又湿又热。

一阵凉风吹来，荷叶万头攒动，淡绿在墨绿中翻滚着。

望着眼前五颜六色的荷花，他想起了王安石，想起了司马光，还有乌台诗案中连累司马光他们罚铜的苏轼。

此刻，他从王安石他们想起了九州才俊，不觉想起了崭露头角的周邦彦。那是元丰二年，太学扩招，周邦彦因博学而选录为太学外舍生。去年的此刻，也是在这琼林苑的琼林宴上，二十八岁的周邦彦进上一篇《汴都赋》，极有才思。尤其是《汴都赋》中畅言“抑强贾之乘时，摧素封之专擅”，若雏凤初鸣，一片清音。七千言《汴都赋》，写得如此新奇，若不是立新法，他能脱颖而出吗？

一阵阵风吹来，眼前的荷叶新墨相叠，成一顷顷荷涛。

赵頊拉起赵傭，轻唤道：“孩儿，我偕去金明池游，那里比琼林苑更宽阔，更有趣味。春去夏至，夏去秋至，琼林、玉津、宜春、瑞圣四园，还有这金明池，各居西、南、东、北，四时不变，风景如画。汴京城的风光，玉带、明珠相绕相缀，真是天下无双啊。走，孩儿，我偕去金明池好好游一游。今日里，父皇着人安排了一场戏战，吾儿同朕一同去观看。”

赵傭整日在东宫读书，很少有机会出来游玩，问赵頊四园为何修在新城，不修在皇城内。

赵頊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吾儿可知，是天大还是地大？”